



# 青少年世界的探討

## ——節時花飛——的士女琦偉魏評

· 欣何 ·

編者按：魏琦偉女士為本校中文系文藝組畢業，目前負責「創新周刊」文藝版的編務，「飛花時節」是她繼「青春的行列」之後，第二部長篇小說創作，由黎明出版社印行，華岡書城代銷。

魏女士的這部「飛花時節」是我讀過的她的第一本作品，雖然不是精讀，但它却給我一種新鮮之感；雖然我分兩次把它讀完，但每次讀它的時候都是一口氣讀畢。它具有一種使人既開卷之後便欲罷不能的力量，這力量是甚麼呢？

我想作者的文字頗具有這種吸引力，她的文字是極自然的，不露任何刻意雕琢的痕迹，不硬嵌進刺目的詞句、生硬的象徵、自造的奇僻的比喻，讀來不會像行走在崎嶇山徑，一步一顛，坑坑窪窪，時有「行不得也」之感。她的文字自然而流暢，正像她所寫的青溪鎮上那條小溪那樣——「溪水終年碧青」，「……總是涼涼地向東流去」，「溪面正閃爍着萬點夕照的金光」，她這純樸平易的文字能夠表現出撼動的力量，這力量並不弱於那「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力量。我所謂的力量是通過這種文字表現使故事中之主要人物的一言一行給予讀者的深刻印象與衝擊的力量，這種力量牽引着讀者一步一步踏入他們的世界——物質的世界與心靈的世界裏，共享他們的悲愁歡樂。

這部小說裏沒有所謂現代人的「墮落、背德、懼怖、淫亂、倒錯、虛無、蒼白、荒謬、敗北、兇殺、孤絕、無望、憤怒和煩悶」(陳映真，「現代主義的再開發」)，而只是一個平凡的小鎮中一些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變態易寫，常態難描；怪異人物易寫，平凡人物難述。因為變態怪異易於通過誇張而吸引讀者，常態平凡則必須費一番功夫才能抓住讀者。「飛花時節」裏的主要人物是一個煤礦小鎮上的一羣少年，他們由十幾歲而慢慢成長到青年，而他們的成長過程也是平凡的。故事裏寫了兩個家族，一個是過着貧窮生活的礦工李阿金家，另一個是屬於鄉村暴發戶的周家。這兩家的孩子也分為兩型，一型是解事的乖孩子，如李家的長子文偉，次女美月，三女秀月，周家的茂雄；另一型是成問題的，在他們的行為是反慣例的，如周家的茂源，李家的月嬌。在這個小鎮上，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是小學的校長，他是道德力量的化身，校長的女兒雅娟也屬於乖孩子的一型。這兩羣孩子一起讀書一起玩耍一起成長，彼此間也產生了感情。無論是乖孩子或是問題孩子，他們都有理想與勇氣，都要出人頭地，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作者沒有以二分法把善寫得盡善盡美而惡則是全然的惡，她使我們看到社會所遺棄的太保太妹型的孩子們在心底深處仍埋藏着善良，這善良會表現

出來，雖然是在罕見的情勢下。這又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尤其是對一個初學寫作的人，如何安排一些事件，表面上是惡漢行為，而其動機却是純良的。在處理所謂的反派人物茂源時，作者便面對這種安排給予她的困擾。她使一個人所棄的惡漢在醜陋之夜奮不顧身去拯救正在患病的李阿金，這種義舉是可欽佩的，而他這樣做時，如他自己所說的，要換換口味，他的為了救美月而殺傷流氓黑仔，都是他的俠義行為，這些都寫得相當明顯，所以在讀者眼裏他不是個百分之百的可憎的惡漢。所以在最後他向秀月說明他是個沒有父親的私生子，他「只有藉着玩、鬧、瘋、來忘掉自己的這可恥的身份」時，讀者會驚異地說：「噢，原來如此。」於是對他寄以同情，但因讀者早有了心理上的準備，所以他的這種暴露沒有能產生預期的「震盪」的效果。作者通過周茂源的控訴提出了一個道德問題，即社會的對他的膚淺的了解而給予他的不公的對待，對於他的為惡的行為，應該由社會負大部分責任。同他配對的人物李月嬌是個典型人物，沒有頭腦，只求受人尊敬，乃不滿於自己的礦工子女的生活，再加上周家的美玲的生活方式給她那麼多物質的誘惑，「月嬌坐在美玲家的客廳裏，她覺得這才像個客廳。花絨布的沙發，大理石茶几；四聲電唱機，二十四吋的彩色電視機，以及擺滿名貴洋酒的酒櫃，這一切把這客廳點綴得有氣派極了……月嬌每一次來，都會欣賞好半天，一面幻想看自己就是這兒的主人。」這是今天都市裏習見的客廳，也是一般人嚮往的生活。周家把都市的誘惑帶進這個小鎮裏來，使這不能被煤礦坑的黑煤屑「永不能污染的……盎然綠意」裏有了其污染力更甚於煤屑的現代的生活，使這小鎮上有了兩種顯著對比的生活方式，近於原始的平靜的生活裏響起刺耳的搖滾樂，這正是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困擾。鄉村的樸實的人們開始了悸動，月嬌便是這樣的代表。惜乎在發展中作者對月嬌沒有多留心埋刻畫，我們未能窺其改變之動力。在周茂源和李月嬌這兩個不安分的人物中，茂源寫得更突出些。

一個人的生長必須經過痛苦的折磨，這種經驗是必經的過程，「灰姑娘」的一躍而成皇后，那只是童話。李家幾個孩子必經過幾次大難，才能分別表現出自己的性格。他們的父親礦工李阿金患半身不遂症，幾乎使這個家庭陷於絕境，在面對這種情景，美月的表現是英勇的，雖然很平凡，我們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我國婦女的傳統美德，那就是接受命運的挑戰！她樂於犧牲自己，支撐一個家，使它能夠在原有的軌道上往前走。我們看到她在縫紉機前度過的寂寞的歲月，但她任勞任怨，從來不曾有過一絲怨言，因而獲得哥哥和妹妹的衷心景仰。秀月的好勝心甚強，如松柏，絕不做任何屈服。從故事發展中，作者有意把她彫塑成一個青年模範，但是，也如茂源一樣，她離開了小鎮，我們未能目睹她的奮鬥過程。美月的形象太鮮亮了，完全遮掩了秀月，使她顯得缺乏活生生的力量——我指的是她離開小鎮之後。

周家這個暴發戶同李阿金是平行的、對比的。周發泉，一個做投機生意發財的商人，到李阿金家要買那塊地時所表現的嘴臉，我們已看到了。李家的孩子們拒絕賣掉祖產後，周發泉回到家裏，自言自語地說：「……我周發泉是何等人物？竟有人敢對我這麼無禮，真是豈有此理！憑我有錢還怕買不到地嗎？笑話！就沒見過這麼死心眼的家人，寧願住破房子。哼！我就不相信有人不愛錢！……」這是新興的暴發戶的信仰：錢能通神！錢能使人屈人屈服，而偏巧李家這羣窮骨頭硬是不屈不折，寧願守住那破房子而不貪圖錢，他們把住了傳統道德不為白蟻所蝕的第一關！李家，除月嬌外，每個人都有這堅強的道德力量。

作者讓李阿金死於半身不遂，又使周發泉死於高血壓症。周發泉之死使這個家族崩潰了，這是對茂雄的一個試煉，有兩條路供他選擇，一是去台北同他母親過腐爛的生活，一是留在青溪鎮重整家園，茂雄選擇了後者——當然他會選擇後者，因為他是屬於美月她們那一型的人物，他繼續經營父親遺下的那個工廠，他有決心、耐力、也有膽識。他和美月有共同的經驗，共同的命運，兩個人都需要鼓勵與安慰，自然而然地他倆陷入情網中。這種感情的發展是極自然的，如春季田地裏的草一樣那裏自然地生長起來。然而美月的事業成功功了，茂雄的事業却失敗了。他不得不和一家電子工廠合作。這家電子工廠的成立使青溪鎮開始變，變成一個工業化的小鎮，開始繁榮起來。美月和茂雄也結為連理。作者是否有意表示代表青溪傳統的美月和茂雄接受了新時代的改變呢？當然這新時代不是周發泉代表的投機生意，而是工業化帶給青溪的繁榮。

茂雄和美月的結婚大典是這部小說的高潮，離開青溪鎮的青年男女返回故鄉團聚——那怕只是暫時的。藉着這個機會，讀者同他們早已熟知但幾年不見的成爲或即將成爲青溪鎮上社會中堅的青年們見了面。他們在外邊生活了幾年之後，回到故鄉，發現「世界上只有家鄉最可愛，最溫馨」。秀月一定會回來，月嬌建立起來她贏得社會地位的事業之後也會回來。每個人都會回來，他們是青溪的兒女。

在這部小說裏，作者把背景設於青溪鎮。青溪鎮是個舞台，書中的人物活動只限於這舞台上，舞臺以外我們就看不見了。因此大部分人物之從小學、初中、高中的發展，我們只能看到留在青溪鎮上的人物如茂雄和美月，其他的人物我們只能看到他們在小學和初中的情形。所以「飛花時節」裏的人格發展雖未提供積極的有利環境——只有學校，但也沒有甚麼巨大的力量阻攔他們的發展。他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主要來自他們的未成熟的心靈中，而這些幼小的心靈沒有矛盾衝突。他們雖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基本上是在一個溫室裏成長，雅娟便是這一型的代表人物。在這個世界裏，道德的聲音就顯得微弱了。如果作者能再加強那位頗具儒家風範的校長在這兒的重要性，會使這部小說更能表現出「教育」的功能。我一直有某種感覺，就是作者在強調教育在彫塑年青的人格的重要性。

「飛花時節」的作者魏琦偉女士在她的創作生涯上剛剛開始，在寫作過程中她自然會找到自已的路。雖然我只讀了她這一本小說，我覺得她是極具潛力的。